

影

第四辑

事春秋



影 事 春 秋

(第四辑)

姚 欣 高 远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济南

影事春秋

(第4辑)

姚欣 高远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125印张 198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8,100

书号 10099·1580 定价 0.65元

目 录

第三高度

——记电影演员于蓝 (1)

从“战士”到“将军”

——记电影演员张平 (15)

把生命溶于艺术之中

——记电影演员谢添 (31)

演反派角色大有可为

——记电影演员陈强 (50)

扎根于斗争生活的土壤

——记电影演员于洋 (63)

光荣的配角

——访电影演员赵子岳 (74)

生活，充满了阳光

——记电影演员谢芳 (83)

他更珍爱春光

——访电影演员项堃 (94)

一颗璀璨的明星

——记电影演员王人美 (108)

他创造着性格鲜明的形象

——记电影演员李仁堂 (116)

他从战火中成长

——记电影演员郭允泰 (127)

光荣而艰辛的艺术劳动

——记电影演员葛存壮 (137)

艺术常青

——记电影演员凌元 (147)

一片青青的绿叶

——记电影演员方辉 (156)

幸福——艰苦的创造性劳动

——记电影演员秦文 (163)

正是青春年少时

——记青年演员张连文 (170)

在掌声和鲜花的背后

——介绍青年演员刘晓庆 (177)

她有一双传神的眼睛

——记青年演员李秀明 (183)

知难而进 勇于创新

——介绍青年演员张金玲 (189)

崔嵬——成绩卓著的无产阶级艺术家 (194)

讴歌人民革命和革命战争

——记电影导演成荫 (205)

一步一个脚印

——记电影导演水华 (214)

“拚命三郎”凌子风 (226)

他的稿纸是胶片

——记电影导演谢铁骊 (243)

坎坷的道路，坚定的信念

——记电影导演郭维 (255)

革命，需要他拿起文艺武器

——介绍电影导演武兆堤 (266)

贵在自然

——记电影导演王炎 (280)

从戏曲到电影

——记电影导演陈怀皑 (291)

昆仑春草

——记电影导演董克娜 (303)

后 记 (316)

第三高度

——记电影演员于蓝



于 蓝

于蓝的名字是观众熟悉的。她创造的银幕形象，在中年观众心中记忆犹新，这里有：从旧式女子锻炼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周莲（《革命家庭》）、成熟机智的革命者江雪琴（《烈火中永生》）、坚贞顽强的红军家属向五儿（《翠岗红旗》）、泼辣善良的程娘子（《龙须沟》）以及受到损害而无所依恃的张寡妇（《林家铺子》）等等。于蓝

的表演才华和艺术功力，深得广大观众的赞扬和好评，使她成为我国六十年代二十二个电影大明星之一。她以塑造周莲的形象而获得一九六一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

于蓝象我国不少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一样，是从寻找革命而踏上艺术道路的。她走过了坎坷的人生之路。

攀进在妙峰山上

在妙峰山的小红口一带，山是光秃秃的，岩石裸露，陡峭险峻。一九三八年，正是兵荒马乱之年，从这里过山梁的人更少了。八月里的一天，热得一丝风也没有，却有两个青年在艰辛地一步步攀登着。走在后面的姑娘秀眉大眼，眼梢微吊，目光坚定，此刻她的面颊上不停地淌着汗水，两腿也酸软无力，真想歇歇脚喘口气啊！猛然间，从半山腰窜出一个凶煞恶神，劈头喝问：“你们是找李司令的吗？”听他口气，就知道不是好人。姑娘心中多少有些紧张，男青年迎上去，迅速地回答：“是啊！”此人看了他们两眼，放他们过去。这突如其来的遭遇，再次向他们敲起了警钟：必须迅速越过山去。

姑娘紧跟着青年加快了爬山的速度，途中忽见小溪自一庙宇红墙的小角潺潺流下，喜得姑娘一步跨过去，掬一捧水送进口中，清凉甘甜的山泉啊，滋润口舌，沁人肺腑！姑娘的精神为之一振。领路的青年叫她暂时休息一下，并说：“你走得动吗？翻过这个山顶，敌人就看不见我们了，不行的话，就到庙内歇一夜，明早再走。”姑娘望了一眼巍巍的山顶，她不愿给革命的领路人带来危险，便肯定地点头说：“走得动！”于是咬紧牙关，又奋力向上爬去。终于凉风拂面而来，抬头一看，已到山顶。她平生第一次登上了高山，要知道，这也是她迈上了人生道路的新阶段啊！

这姑娘便是于蓝，当时只有十七岁，怀着挽救国难的理想，寻找抗日队伍来了。

于蓝，原名于佩文，辽宁岫岩人，童年是在哈尔滨和沈阳度过的。七年前，“九·一八”的炮声响了，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唤起了朦胧的民族意识。她随家里人流亡到平津。上中学时，她为有名的“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所振奋，尽管有人阻止她参加“一二·一八”天津学生运动，但她坚毅地参加到游行队列中去。如当时广大爱国青年一样，她痛感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一九三七年暑假，她在新街口目睹了日本侵略军趾高气扬而来的神态，那从马路上滚过的卡车轮子，仿佛是从她的心上轧过，她感到心在流血，她盼望着中国军队快点把侵略军赶出去的消息。夜晚堵上窗户，偷偷打开收音机，但是，南京电台的广播却是：“我军经过浴血奋战，撤退石家庄，撤退……”她陷于悲愤之中。当时，摆在一般女孩子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为日本侵略者效劳；另一条，不做事，去当花瓶。这都违逆她的心意。于蓝八岁丧母，养成一种自立精神，要寻求妇女独立。但是，这理想的道路在哪里呢？她在思索着。

一九三八年春，她的好友王淑源从天津来，告诉她北平附近就有抗日队伍。于蓝一听，兴奋得跳起来，她表示，为抗日，不管到哪都愿去。好友答应了，并要她接信后用碘酒擦一下再看。从此，于蓝便天天盼着来信，一直到夏天，终于盼来了天津的信。为了要买一小瓶碘酒的钱，她不得不对继母谎说腿破了。信上要她到天津去，她又假说去参加同学

的婚礼而讨得路费。于蓝在天津见到了地下党的一位同志，具体商定了去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办法。不想，回京后又遇到了麻烦。家中得知她要出走的消息，继母将她关在家中。后来，在哥哥的帮助下，从家中跑出，谁知又被日本宪兵抓去。经过家中营救，才从狱中出来。出狱后，家中将她看得更紧，父亲动以父女情相劝，继母则晓以利害拦阻，于蓝就是不表态，整天哭闹不停。终于，在八月下旬的一个雨天，她悄悄地从家中溜出，跑到温泉的接头地点。几天后，由地下党一位青年带她翻过了妙峰山的小红口。

于蓝在人生的征途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在晴朗的天空下

从小红口的山顶下来，又翻过一道山梁，傍晚时，于蓝来到了斋堂——平西抗日根据地，受到热情接待，被安排在妇救会里住下。

组织上为了更好地培养知识青年，在征求于蓝个人意见后，决定送她到延安去学习。九月初，于蓝和十四名青年踏上征途，由老同志护送，历经艰险奔向延安。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是她终生难忘的一天，望见宝塔山，跨过延水河，终于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这里，天空格外晴朗，空气格外清新，往日那种铅皮压顶的沉闷之感，刹时间一扫而光。

于蓝走进抗日军政大学，捧读学员登记表上的题词：“作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对革命无限忠诚”，她感到格外亲切而又激动，一种责任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心里一热，眼睛不觉湿了。

到抗大不久，就赶上延安大生产运动，她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思想觉悟得到提高，很快就认识到：延安就是她向往已久的象苏联那样的“三有”（人人有饭吃、有书读、有工作）的社会。她从单纯要求抗日而走向更高的追求，从一个自视清高的知识青年，而自觉地向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目标努力，一九三九年，于蓝实现了这个崇高的理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她登上了人生道路的一个高度。

很有希望的业余演员

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中，抗大的文娱活动搞得火热，几乎每个周末都到城内旧教堂去看演出。在等待演出的时间里，风趣热烈的拉歌声此起彼伏，激越高昂，会场里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于蓝感到欢乐幸福。她自幼喜爱戏剧、舞蹈，于是，她积极地参加“抗大”的业余演出活动。开始，她只打打小堂锣，在小戏中当当配角。后来，在独幕剧《还我的孩子》和《火》中扮演了女主角，她的表演才华，使她在舞台上崭露头角。

一九三九年冬，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三周年，抗大排演了颜一烟等创作的多幕话剧《一二·九》，于蓝扮演了女主角——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的沙虹。由于她有这段生活的直

接感受，很能理解沙虹的内心活动，一上舞台，便唤起真实感情，加上她善感的气质，使她进戏快、放得开，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朴素大方、热情坚毅的学生运动中的青年领袖形象。观众称赞她是“很有希望的业余演员”。一九四〇年初，于蓝被调到鲁艺实验剧团当正式演员，开始了舞台生涯。

水银灯下第一步

抗战胜利后，于蓝参加东北工作团文艺工作一团，离开延安，返回故乡东北作宣传工作，演出过活报剧《东北人民大翻身》和秧歌剧《血泪仇》等节目，并到工矿和部队作慰问演出。一九四六年，于蓝调到东影，参加创建人民电影的工作。初期，还没有条件拍故事片，就做训练工作，后来又参加了伟大的土改运动。一九四九年，于蓝参加了东影第一批故事片的拍摄，扮演《白衣战士》中的医疗队长，正式开始了水银灯下的生活。

作电影演员，这是她中学时就闪过的一个念头。那时，她看过一些电影，如：《大路》、《壮志凌云》、《新女性》、《渔光曲》、《人道》、《桃李劫》、《十字街头》等，其中，《渔光曲》特别引起她的共鸣。她也愿看《良友》《明星》等电影画报。她热爱创造了鲜明形象、给人以美的享受的电影演员，但又觉得他们是个谜。而对他们生活中处于被污辱被损害的地位感到惋惜和同情。那时，她曾天真地

想，如果有一天，电影演员在生活中也能受人尊重，也象中学生那样，都穿蓝大褂，平等、朴素、正派，那么，她也愿意当电影演员。

如今，她真成了人民的电影演员，走到水银灯下，不料，又遇到了苦恼。

她有丰富的舞台经验，但到摄影机前，原来习惯了的表情动作，音容笑貌，却显得过份夸张。看了特写的样片后，简直把她自己吓了一跳：微笑成了呲牙咧嘴，张望的眼睛却瞪得怕人。她开始有意识地克服舞台的表演痕迹，控制自己的动作幅度。结果，又出现表演不自然、不顺畅的现象。苦闷和急躁，一时影响了她的信心，使她饭吃不好，觉睡不香。熟悉她的老同志，就劝她改行算了。她的头脑中展开了斗争。如果改行，将是一条非常轻松的路，新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她能干的工作多得很；但是，她不是那种性格的人。党和人民的培育，她才搞了多年的文艺工作，如果临阵逃脱，怎能对得起培养自己的党呢？更何况，如今的社会为电影演员提供了比旧社会优越得多的条件，自己不是更应该去刻苦地提高演技吗？想到这些，于蓝的信心坚定了，犹如当时攀登妙峰山一样，只有前进，不能后退。经过刻苦钻研，终于找到了摄影机前的正常感觉和准确的动作，完成了《白衣战士》的拍摄任务。影片放映后，电影表演艺术家陈波儿称赞她的创作路子是对的。邓颖超同志代表妇联奖给摄制组锦旗，于蓝代表大家接旗。这些都给予她极大的鼓励，促使她向着电影表演艺术的高峰努力攀登。

“大鲁艺”的教益

一九五〇年，于蓝参加上影拍摄的《翠岗红旗》，扮演主角——红军家属向五儿。这是一个在残酷斗争的条件下坚持革命的妇女，在她丈夫当红军参加长征之后，面对白匪军的报复，她逃到邻县，做了奶妈。她坚信红军一定能胜利归来。十五年后向五儿盼来了已当上解放军师长的丈夫，并在解放家乡的战斗中派儿子给我军送去重要情报。

这个角色，表演难度还是很大的。首先，她对江西老苏区的生活很陌生，其次，角色要求演员语言不要太多，动作幅度也不能太大，要着意渲染和刻划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于蓝怀着坚定的信心，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然，这不仅是由于她已有过摄影机下的实践，更由于她从自己舞台实践中，找到过成功的诀窍——到“大鲁艺”中去！

她在一九四〇年成为鲁艺实验话剧团正式演员后，第一次演出是在《佃户》中扮演农村姑娘银子，可是这次演出受到了批评，她的表演启蒙老师说她把银子这个农村姑娘演成了“英雄与美人”中的美人。对于于蓝异常苦闷，久久找不到演好角色的关键所在。

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毛主席曾到鲁艺作报告，亲切地提出“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的号召。毛主席的话象一束阳光照进于蓝心中，一九四三年冬，她响应号召，随鲁艺的同志一起到绥德分区。他们一面演出，一面

和农民群众生活在一起，她尽情汲取值得学习的东西。

一次，她参加追悼一位公安战士的大会，忽然看到一头毛驴上面端坐着一位身着素服的中年妇人——烈士的妻子，她默然无语地注视着前方，眼中没有泪水，只有着忧伤而又坚毅的神情。这情景深深打动了于蓝的心，这给她后来在大型秧歌剧《周子山》中成功地扮演农村地下党员马洪志的妻子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于蓝再次到“大鲁艺”——江西老苏区体验生活，寻访当年的革命足迹，拜望了许多老红军家属，对于她们在“草木尽焚，山石过刀”的白色恐怖下坚持革命的高贵品质，有了感性的认识和深刻的体会。她又和那里的妇女一起劳动，赤着脚踩水车，从生活和形体上接近南方妇女。因为于蓝找到了演好角色的关键所在，所以于蓝在扮演向五儿时，除了注意掌握人物动作、语言、表情的分寸感外，还特别注意眼神的运用。通过各种细微传神的目光表达出对敌人的仇恨，对群众的关注，对亲人的期待和对胜利的向往……在看样片时，她发现在竹筏上的一段表演只顾了追求形体美，忽略了红军家属的朴实气质，她难过地哭了，要求重拍这个镜头。在导演的帮助下，由于她认真琢磨、反复探索，终于拍出了满意的效果。于蓝在艺术上一丝不苟的态度使她塑造出向五儿的可信形象，得到了观众的好评，也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赞许。

一九五三年，她转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拍的第一部片子是《龙须沟》，她饰演善良泼辣的程娘子。这对她来说，

又是一个新课题。为了缩短自己与这个普通城市劳动妇女之间在性格上的差距。她不顾自己有孕在身，牺牲了休息时间，去接触劳动妇女的日常生活，她深入到北京天桥龙须沟、德胜门一带的几条胡同的院落中广交朋友。开始，于蓝不理解为什么一些劳动妇女彼此相距很近，说话却总是大嗓门儿呢？她深入生活后才发现在大杂院中干手工劳动活儿的很多：敲打黑白铁、磨刀磨剪子、铜锅铜碗的、人们的寒暄及说笑，各种声音掺在一起，十分嘈杂。因此叫人、说话的声音就听不清，形成了大声说话的习惯。又注意到一个比较朴实的妇女，她激动起来时，用一只手背拍打着另一只手心去说话。于蓝想把这个动作运用到影片角色中，但多次练习都感到别扭，找不到内心依据。有一天，职工家属开会，于蓝作为工会副主席是会议的召集人，在讲话中，为了强调任务的紧迫性，她激动地喊道：“我说同志们哪！”并自然而顺畅地运用了手背拍手心这个动作。后来在拍片时便自然而然地运用起来。生活好比丰富多采的矿区，于蓝从中开拓出大量宝藏，熔铸到自己角色的创作中去，发出了绚丽的光彩。

坚韧不拔

虽然艺术创作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凭着她献身革命的热情和勤奋的学习以及坚强的毅力，她在艺术上不断探索着，前进着。

一九五三年冬，她已是有了两个孩子的妈妈，三十三岁了。但为了提高自己的表演艺术水平，她主动要求到中央戏剧学院去学习，先在导演专修班旁听，后又考入表演训练班，听苏联专家讲课。著名导演孙维世选她参加契诃夫的话剧《万尼亚舅舅》的排练，饰叶琳娜。可是苏联专家看了排练后却认为她不能胜任，将她换了下来，这当然刺伤了她的自尊心，经过痛苦的思考，她想这总是反映出自己在表演这个人物时有着缺欠，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个缺欠是什么！于是，她没有退出排练厅，并按时观摩别人的排练，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她通过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并将生活做为自己创作的源泉，终于使自己的表演技巧来个大的飞跃。后来，在表训班毕业演出时，她已能驾驭自己的身心，终于成功地扮演了高尔基名剧《小市民》中的塔吉娅娜，创造了十九世纪末，俄罗斯小市民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受到了好评。

一九六一年，于蓝毛遂自荐在电影《革命家庭》中扮演女主角周莲。这个角色需要从十六岁的少女一直演到老年妇女，时间跨度相当大，性格变化也大。历史背景也很复杂，这一切都增加了角色创造的难度。于蓝访问了不少革命老干部和《我的一家》的作者陶承。她向陶承虚心求教，后来因与陶承往来密切，相处情同母女。她又看了大量革命斗争的史料，熟悉了影片所要表现的四个革命历史时期的生活，准确地掌握了周莲在成长过程中的内心世界的变化。于蓝把这个角色从一个追求家庭温暖的旧式妇女，成长为坚强不屈的